

劇作新刊

紅 夕

朱畫清改作

北新書局印

創 作 新 刊

夕 虹

英國 Harold Brighouse 原作

朱 畫 清 改 編



夕 虹

英國 Harold Brighouse 原作

朱 畫 清 改 編

民國二十四年十月付排
民國二十五年二月初版



夕 虹
實價壹角伍分

作 者 朱 畫 清

發 行人 李 志 雲

發 行者 北 新 書 局

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中市
電報掛號一一六三號 北新書局

分發行所 南京開封長沙廈門
北平濟南武漢汕頭
廣州西安貴陽溫州
杭州成都重慶雲南
北新書局

本劇當初照原文直譯出來過，只七八千字。後來因爲還喜歡，且爲了上演的便利，便動了改編的念頭，于是改竄並增補了一些地方，成功了現在的這個樣子。原題「追求者」(Followers)。其中虹的一段及下雨各節，是改編者加進去的。這個得特別聲明，因爲已影響到題目的更改。但全劇底主意却還是原來的。

改編者。

夕 虹

人物：

常 玉——五十歲，處女。

吳 宏——五十五歲，常玉底情人，新自北美洲歸來者。

季香林——二十二三歲，常玉底表姪女兼幼年學習編織的學生。

貞 園——約二十歲，使女。

佈景爲一九三五年春某日下午、中國南部一小城市中常玉女士家

裏的會客室。是一間頗含舊家風味的會客室。傢具是色調沉暗的紫檀木的。有一些桌子或小几上面鋪着熨燙得極平的綢質的桌毯。各處滿擺着過多的古玩、玉器、磁器之類，似乎不絕地在警告着到這間屋子裏面來了的人：舉止得十分當心。壁上有古色盎然的宮筆花卉畫。什麼地方一個長頸瓶裏插着長長的孔雀羽。什麼地方一個衣架上又挂着黑色馬尾的拂塵。全訴說着這間屋子底身份。台後方一排窗子，很難得地全開着，可以望見外面的樹木，以及樹後的一片寬敞的天空，一帶遠山。天陰欲雨。台左角靠裏一個有欄干的螺旋梯通樓上。門在右方。

（幕啓，髣髴與這屋子裏的空氣有點不調和似地，貞園圍着雪白的圍巾踏踏踏地以少女輕快的脚步由樓上下來，一面連連地應着「好罷，好罷，知道了」，微笑着一逕走到台右，打開門，出去了。一會兒回來，後面跟着手裏提着旅行小提箱的季小姐。季小姐也微笑着，面容底與服裝底顏色都顯示着青春的幸福。）

貞
（接過季小姐手裏的提箱。）姑娘說，請您坐一會兒，她馬上就下來的。

季
（並不就坐下，皺眉。）哎，貞園，你快去跟姑娘說，請她不要爲了我去換衣服罷。要不然我可真要生氣的了。

貞 您說也無益。我們姑娘是決不肯穿了家常衣服見客的。

季 可是我又不是什麼客。

貞 您不是客？可是您這一陣却歇了好幾個月沒有上我們這兒來。您一向都好嗎，小姐？

季 好。謝謝你。貞園，你真是一個好孩子，我不在這兒的時候真是常常念你哩。（到此只好坐下。）

貞 真的嗎？那我真是要謝謝小姐的了。（聲音裏充滿了感激。）真的小姐總是待我好。

季 可不是。咱們兩個從小就待在一塊兒，我總覺得你好像是我底一個親妹妹，

貞（越說越親熱。）哎呀，那我怎麼配呢？

季（嘆息。）可是，這一回我可不能在這兒久待啦。我剛從武昌到的，待過今天晚上，明天一早可就得往上海去了。

貞（吃驚。）呵，小姐，您剛一到又得去坐火車嗎？

季（微笑。）對了。

貞 哎，小姐，您真胆大，老是這麼火車輪船隨便跑動的。我可不敢。我從來沒有坐過火車，也沒有坐過輪船。聽人說那裏頭的人又多又亂，非常可怕哩。

季（謙遜地。）沒有什麼，孩子。你是跟你們姑娘老待在家裏，所以覺得外頭什麼都可怕。其實在外頭闖慣了也就沒有什麼的了。

（貞園不解，歪着頭睜圓了幼稚的眼睛望她。）

可是，貞園，告訴我，你們姑娘一向都好嗎？

貞 她近來很好。不過，您知道，有時候她是要自尋煩惱的。就是上一個月，繡球兒可使她大大地失望了一次哩。

季 （奇怪。）繡球兒？誰是繡球兒？

貞 （嗤地一笑。）就是我們底那隻花貓兒。它雖然還算斯文，沒有常常在屋子裏頭撞翻過東西，可是，有一天，她却居然有起小貓兒來了。哎呀，這一個打擊可了不得，差一點兒沒有叫我們姑娘躺倒。她簡直覺得繡球兒是欺騙了她。

季 怎麼說欺騙了她？

貞 是呀。我們姑娘說她起初本以為繡球兒是不會有小貓兒的。

季 (失笑。)那末你們姑娘從此可要信任她了吧。

貞 (認真地。)可不是嗎？

季 (開玩笑。)不過我想，對於你，她總還是始終都信任着的？

貞 對了，我還不曾有過什麼差錯兒哩。(說到這兒不知怎麼好地停
了下來。)小姐！

季 什麼事？

貞 (腴靦。)沒有什麼。(略經躊躇，終於勇敢起來。)小姐，您是我們姑娘最聽信的一個人。她是——呃——我這兒有一件事，非常之使我不安。我想如果您肯替我說一句話兒，她也許……(又停

了下來。）

季 什麼一回事呀，貞兒，你乾脆快點兒說出來罷。

貞 哪，小姐，就是這麼一回事啦。您知道，當十年前我主人把我從育嬰堂裏領了出來的時候，她曾經吩咐過我，說：「孩子，你從此就是我家裏的人了。你要好好地聽我底話，我一定喜歡你的。」

第一件要緊的事，就是你得永遠地別同男人要好，那就是說，你得永遠地不要情人。情人：你聽懂了沒有！」哎，小姐，那時候我實在是太小了，世上的事情什麼都沒有知道，所以我就胡裏胡塗地答應了她：「懂」，並且答應了她永遠不要情人，只永遠伏侍她。可是，後來哪裏知道呢，姑娘待我好可真是好的，不過我自

已却……

季（發笑。）哎，我明白了。貞兒這會子可是想要有一個情人了吧？

貞 不，小姐，我可不是想要。

季 那可是什麼？

貞 我呀，是這樣。我天天上咸益雜貨店裏去——咸益雜貨店就是——出街口拐角兒的那家，您知道的。我天天去，去了許多年了。可是打去年起，那兒來了一個管賬的李先生。他注意我。並且我自己，小姐，我說實話，我也不是單單因為他注意我，就是我自己——我也——我答應過他的。

季 哦。

貞 您瞧我怎麼好悔口呢？可是每回當我想把這件事情告訴主人的時候，她却好像預先什麼都已經知道了似地，她就用眼睛那麼看一看我，我就什麼都不敢開口了。（說說却不服了起來。）可是她自己呢，却不見得從來都沒有過一個情人！

季 貞兒！

貞 不是嗎，一個人不能在路州待上了十年還不知道我們姑娘底故事。她和她那個……

季 嚇，貞兒，別胡說啦。

貞 可是那却是事實。再說，他也已經回來了。我看見他啦。

季 （愕然。）什麼，你說吳宏先生已經從美國回來了嗎？

貞（得意。）哈，是您把他底名字說出來了的，可不是我。是的，他

回來了。

季 什麼時候？

貞 我可不知道是什麼時候。只是今天早上姑娘領我上咸益裏去買東西——呃，說起來，姑娘本來是輕易不出門兒，今天她却好像是特地要監督我什麼的，她就和我一同上咸益裏去。好，一進去，我們就看見有一位先生向櫃裏站着，低着頭正在那兒點燃一支包金頭的香煙。……

季 包金頭的香煙？在路州也有人抽那麼闊的香煙嗎？

貞 唔，闊不闊我可不知道，反正就是那麼一支，我看見的。好，他

把那煙點着了以後就回過身來。于是他看見了我同姑娘。他便立刻對姑娘摘下帽子來，鞠躬。我起初還不知道是怎麼回事哩——小姐您明白我還從來都沒有見過吳先生呀。……

季 呵，我也沒有。

貞 可是，那時候，我們姑娘一見了他，就好像是跳了起來似地，緊緊地抓着我底胳膊，只說，「吳先生」，這麼喘着氣只說，「吳先生」。那麼着，我就什麼都明白了。那末小姐您說是不是呢，既然我們姑娘自己從前也就曾有過一個吳先生，現在我却爲什麼不能夠和李先生要好呢？

季 （取笑地，其實是同情地。）呵，瘋丫頭，你不知道害臊了嗎，幹